1. 王育德小傳

1.1. 從出生到逃亡

王育德1924年1月30日生於台灣台南市，依他的自述①，他的父親是一個擁有三十間租屋的富商，曾以熱心公益，獲頒「紫綬褒章」。王育德像其他中上階層子弟一樣，五、六歲入幼稚園，七歲入公學校。但父親是一個非常重視舊禮教的人，他相信只有漢文才是眞正的學問，因此五、六歲開始便依古禮，帶著【蔥tshang¹】、【柴明tsha⁵ mia⁵】、【芹菜】、【糖】、【雞卵】、【米糕】等，與同伴去趙雲石先生家延先生爲師，和兄弟姊妹在家開了一個家塾式的「書房」，利用放學時間學習漢文。

1930年4月，王育德入台南市末廣公學校上學，二年級的學級主任正好是趙先生令息。趙老師教學嚴格，充滿了「教育敕語精神」，被學生稱爲「雷公」。

白天接受嚴格的日本式的日語教育，晚上接受嚴格的中國式的台語教育，王育德說：「不是台灣人無法經驗到這種世上奇妙的二重語言生活，二重精神教育。」②

後來趙雲石先生以高齡壽終，這個家塾轉請王育德的叔父王棄人先生爲西席，教王育德《四書》、《千家詩》等，同時王育德的兄姊上《幼學瓊林》、《秋水軒尺牘》等較深的教材。和趙先生的嚴格比較起來，王棄人是個平易近人的先生，往往禁不住王家兄弟的死纏，王棄人先生就講起《七俠五義》的故事。聽到

那南俠展超、艾虎的蓋世武功，使得王育德小小的心靈熱血沸騰，引起對中國舊小說的興趣。

1936年4月王育德入台南州立台南第一中學校唸中學。4年畢業後考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唸高中。當時王的姊姊已出嫁，王家兄弟一起在台北唸書，家塾自然停課了。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蒐集歌仔冊，王育德受到影響也對歌仔冊的閱讀熱中起來。

王育德自稱家塾的漢文教育對他並沒有什麼實益，但是卻使他了解了台語的音韻，同時藉著漢文講解，增加了他的台語程度，這對他後來研究台語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訓練。但高中時代的王育德並未立志研究閩南語，他只是對歌仔冊深感興趣。歌仔冊是用漢字寫的，王育德不完全看得懂。他感到漢文基礎必要加强，於是利用放假回家的時間，重新到叔父王棄人先生的書房去讀漢文。王育德的父親並不知道他的這種「下賤」的目的，欣然支付束脩。他的同學多半只是爲了記帳或寫信的目的上書房，只有王育德是爲了「解讀」歌仔冊。

1942年9月，王育德修滿了兩年的高校課程，乃束裝前往東京，43年10月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科唸大學，在這裏他接受的是現代化的漢學教育。

1944年5月太平洋戰爭大戰方酣，美軍開始反攻，日軍節節敗退，局勢緊張，王育德乃返台避難。王育德再度到王棄人的私塾去上學，但這次的教科書是他自選的，如《歸去來辭》、《戰國策》，但是受過東大現代漢學教育的王育德馬上發現先生對這些古文並沒有眞正的了解，於是提議改以歌仔冊爲教材。先生大

驚，但是看在豐厚的束脩面上，勉强答應了。歌仔冊是用白話台語所寫的史詩之類的唱本，王育德研讀得津津有味，但對那個以漢文爲「飯碗」的私塾先生而言無寧是自甘墮落。③

1944年秋，王育德拜訪了素所欣慕的台灣人領袖林獻堂先生，林王兩家說起來是【菜瓜鬚、肉豆藤】，有那麼一點【親情（tshin[1] tsiann[5]）絲仔】。林獻堂先生在霧峰萊園親切地接待這位二十歲的小伙子。王育德記載了那時發生的「糗事」④說：

「（林獻堂）問起我的家世，說：『令尊貴庚（kui[3] king[1]）？』「令尊」是父親的尊稱這是知道的，但是「貴庚」可就沒聽過了。我以爲是問起家父有【幾間kui[2] king[1]】房子租人，乃回說『三十間』。林獻堂先生哈哈大笑，解釋說：『毋是，是問汝令尊幾歲啦。』」④

1944年11月王育德入嘉義市役所庶務課上班。

1945年8月大戰結束，台灣改歸中國。10月，王育德入省立台南一中（舊台南州立二中）執教。執教中，王育德發起演戲運動，受到台南市學生聯盟的委託，他替「遊藝會」寫劇本，即其處女作《新生之朝》。王育德的這本劇本是以歌仔冊那種充滿假借字的漢字寫成，這種文體王育德已能駕輕就熟，但對未接觸過歌仔冊的學生而言，卻等於是天書，王育德一一爲他們講解，學生在生字之旁一一以自己臨時湊合的假名注音，因爲發音不準，竟帶有日本腔的「臭奶呆」，眞叫人啼笑皆非。《新生之朝》在延平戲院公演，意外地獲得好評，有一家書店來和他商量出版，但他謝絕了。他想：「讓讀者隨便發音，簡直糟踏了我苦心編寫的台詞。」⑤

依《台灣語常用語彙》著者略歷，王育德另著有《幻影》、《鄉愁》、《青年之路》，均未拜讀，猜想大概也是用這種歌仔冊式的漢字所寫，這個經歷使他深切體驗到全部使用漢字書寫台灣話的困難，從而促使他決意設計一套合理而且方便的台語表記法。⑥

1947年春，陳儀的腐敗政治終於暴發成「二二八事變」。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即在這個事件之後的白色恐怖中遇害。王育霖1919年生，比王育德大5歲，日本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戰後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時新竹市長郭紹宗（河南人）貪污瀆職，王育霖欲起訴，但備受上面壓力而起訴不成，乃辭去檢察官職務，轉往建國中學執教，並擔任林茂生的《民報》法律顧問，因而種下二二八事變殺身之禍的原因。⑦

事變後，台灣知識階層的秀異份子紛紛在白色恐怖中人頭落地。王育德充滿反抗性的劇作，加上哥哥的落難，使他無法安心教書。1949年8月，王育德終於拋下新婚才一年半的妻子林雪梅及襁褓中的長女曙芬，悲痛地逃亡香港，旋轉東京，翌年4月再入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語學科復學。同年12月接妻女赴日團聚。

從此以後，王育德一身兼走語言學與台獨運動的道路。

1.2 爲研究台語而學現代語言學

抱著台語文字化的理想逃亡日本復學時，王育德已經決定了今後的研究方向了。除了中文系的本科之外，也把觸角伸到聲韻學、一般語言學上。大學以來的老師是日本最有名的語言學家倉

石武四郎、藤堂明保。1952年大學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

1953年以新制第一期生入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所）中國文學語學科。王育德前往言語學科旁聽服部四郎主任教授的言語學演習及語音學的課，學習如何站在描寫語言學的基礎上精密地觀察活語言，從而抽繹出其中的體系。然後進一步做歷史語言學的研究⑧。1955年 3 月王育德獲修士學位，他的修士論文是《用拉丁化新文字編寫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

1955年 4 月入王育德同校的大學院博士班。1960年 3 月修完博士課程。求學中，由於王育德的好學深思，深獲服部四郎教授的疼愛，羨煞本科的學生⑨。

1960年 4 月，《台灣青年》雜誌創刊，王育德任發行人。隨著《台灣青年》影響力的擴大，語言學者王育德對台獨運動涉入愈深，服部先生非常關心是不是影響了學術研究。直到王育德因病去世爲止，服部教授每次在電話中都勸告王育德要專心於學術研究，服部教授說：「只有專注於學術研究才能得到精神的安寧。」⑩由此可見服部先生對王育德的鍾愛。王育德稱服部先生爲「恩師」不止是禮貌性的稱呼而已。

王育德對自己台語研究的計劃是：語彙——音韻——語法。

語彙研究在就讀博士班的1957年就完成出版了《台灣語常用語彙》。倉石武四郎教授在序中說：

「王君……一身兼研究者與發音人，……幫助王君的夫人也是台灣人，並且也出身於台南。夫妻團欒，共採語彙。王君的著述能及早問世其理在此。」⑪

這部字典只印了300本，卻花去王育德出售一間房子的代價⑫。

王育德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印出這本書，我想是爲了完成它替台語設計「合理方便」的表記法的理想吧。無論如何，這本字典是戰後第一本以日文解釋的字典，也是第一本在日本出版的台語辭典。他以語言學者的立場爲自己的母語——台南市閩南語，留下寶貴的文獻。

《台灣青年》是王育德所創刊發行的一份刊物。原來1955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創立時，廖文毅任大統領，臨時政府曾有意拉攏王育德，但由於作風與路線的矛盾，王育德一派青年不服於廖文毅之流，於是結合日本獨派留學生創刊《台灣青年》，宣傳台獨思想，受其影響而加入台獨陣營者頗多。1964年廖文毅歸順國民政府返台，「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遂成空殼。日本台獨運動的領導權遂完全落在《台灣青年》的手中⑬。《台灣青年》不止是一個雜誌社，也是一個台獨運動的政團。這個刊物主要刊登一些政治性文章，文化性文章只有1960年 4 月創刊號至1964 1 月連載24回的《台灣語講座》之類極少篇的文章。最令王育德傷心的是有些人批評這個講座說：「這種文章跟台灣獨立有什麼關係」，「徒然浪費寶貴的版面」。王育德在講座的結語中解釋說：

「……誠然，會不會說台灣話和台灣獨立沒有關係。還有，台灣話的解說和台灣獨立也沒有立即的關係，這是事實。但是獨立運動的高揚，台灣人民族主義的高昂是必要的前提，因此有必要讓台灣人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我相信我寫這個講座對

此有所助益。」⑭

對王育德來說，台語研究——台語文字化——台灣獨立是三位一體，分不開的。台灣獨立是王育德台語研究的動機之一，同時也是目的。他說：

「獨立之初，將暫時呈現語言混亂的局面，台灣話說不輪轉的五十歲代，說北京話更方便的年輕人，用慣了日語的日本台僑，英語更精通的美國留學生。但是台灣話是我們的國語，必須忍耐一點，努力學習台灣話。」⑮

《台灣語講座》結束連載後不久的1964年4月，王育德辭去發行人職務。他擔任《台灣青年》發行人的時間正好整整四個年頭。此其間，王育德夫婦從編務、出刊到寄發，全心奉獻，一絲不苟，其奉獻精神非常人可及，《台灣青年》發行至今三十餘年未發生過脫期、延期、停刊的現象⑯，王育德夫婦的奠基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王育德連載《台灣語講座》的四年間，正是他修完博士課程，準備撰寫論文的時間。於是學術研究、台語推廣、政治運動，可謂畢三役於一功。換言之，他雖是爲了政治目的而寫《台灣語講座》，但卻是以學術的態度所寫的通俗性論文。他爲了寫《台灣語講座》不斷檢索過去的研究論文，尋找相關資料。王育德說他寫這個講座時「心情非常愉快而滿足，決沒什麼痛苦。可以說是一種消遣。消遣而兼具實益與學養，那是多麼好的事。」⑰

1.3 第一位閩語學博士

王育德在博士課程修業中，已經擔任明治大學商學部非常勤講師（1958年4月～1967年4月）。博士課修完後即升任爲該校專任講師（1967年4月）並兼任埼玉大學外國人講師（～1984年3月），1968年4月又兼任東京大學講師（前期而已）⑱。

1969年3月王育德以《閩音系研究》一書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比較閩語學博士。

聽到這個消息，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科主任教授長谷川寬先生立即打電話給王育德，邀請他去兼課，課程題目是〈中國方言特殊研究〉，做爲三、四年級的後期授業課目。王育德立即答應。1973年4月東京教育大學遷校到筑波之前，王育德又接受了同樣的課程（至1977年3月）。王育德在這兩個學校所教的是他自己的專門也是自己熱愛的台灣話，他常對學生說：

「這個課程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正規台灣語講座，你們應該驕傲才對。我教台灣語比教北京語快樂多了。這個課程對你們學北京語也一定是有好處的。」⑲

「世界唯一」恐怕未必，但「日本唯一」可能是眞的。每學年收10名左右學生，學生的素質很高，有些學生一學期下來就能聽得懂簡單的台語會話，更使得王育德充滿了成就感。現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的中嶋幹起、文教大學（原任教筑波大學）的樋口靖是日本少數研究閩南語的學者，都是王育德培養出來的學生。諷刺的是，王育德沒有教出一名台灣學生。相反的，有些日本人學生自豪地對台灣留日學生說：「我正在學台灣話哩。」台灣學生不屑的說：「學那個幹什麼？」學生不解，問王育德說：「到底怎麼了？」王育德說：「這種人大有人在啊。」（同⑲）王育德在日本唯一的台灣人私淑者是明治大學

的許極燉，雖不是學生，也可稍慰寂寞於萬一吧。

爲講授台語課程，王育德編了兩本入門教科書並附錄音帶。

《台灣語入門》1972年自費出版，1974年訂正再版，1982年10月再訂正由日中出版株式會社正式出版。

《台灣語入門》出版之後頗爲暢銷，日中出版乃催促王育德再編第二本更深入的書，王育德早就有這個念頭，只因事忙，一直沒動筆，經此鼓舞，乃奮力於1983年再寫成《台灣語初級》，由日中出版株式會社出版。

王育德的台語入門書和他人不同的是，他除了教導台語基本知識之外，還附錄了一些隨筆，介紹台語有關的背景知識，《台灣語初級》更附錄了〈歌謠〉、〈散文〉、〈諺語〉，王育德說：「如果能夠讓本書的讀者增加對台語的認識，同時又加强一點對台灣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⑳

民族愛與母語愛合一，理論與實際結合，這樣的語言學者自古以來都是稀有的人物。而王育德是其中之一。

這篇小傳偏重於王育德在學術方面的事蹟，但是不能夠忘記：王育德不止是個學者，同時也是作家、政治運動家。終其一生沒有改變過初衷。以下先就其政治運動家及作家兩個角色來看他的晚年，至於語言學成就，另節敘述。

1.4 晚年

一、王育德是日本台獨運動的重要龍頭之一。但自七〇年代起，台獨運動的大本營轉移到美國，日本成爲次要角色。同時《台灣青年》停止中文版，只剩日文版，因此影響力降低，不過王

育德仍是一名積極份子。1970年1月王育德當選爲台獨聯盟總本部中央委員，並再任《台灣青年》發行人。1973年2月當選爲在日台灣同鄉會副會長（至1984年2月），1977年10月任台獨聯盟日本本部資金部長（至1979年12月），1980年1月任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國際部長，1985年7月以台獨聯盟功勞者受日本本部委員長的表彰。兩個月後去世。

王育德的另一項值得表揚的功勞是，催生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運動」。台灣原日本兵共20餘萬人。其中死亡三萬餘人。這些冤死的台灣兵家屬因戰後歸爲中華民國國藉，無法獲得和日本人家屬一樣的撫卹，其生前的郵局儲金、未付薪水均無法獲得歸還、補發。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國民政府亦不聞不問。爲了解決這個問題，1974年2月王育德促成日本各政黨跨黨組成「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由王育德出任事務局長，展開遊說工作。1977年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1982年獲內閣17位閣員和489名參眾議員簽署，向日本政府索賠。於是國民黨乃介入搶功，終獲賠償 ㉑ 。

三、王育德的著作很多。他原是一個劇作家，如前所述，1946年以前已演出五本劇本，1985年8月3日，即逝世前一個月又在日本五殿場市東山莊講堂舉辦的世界同鄉會聯合會年次大會上演出「僑領」，他一向是自編、自導、自演。

他爲了宣揚台獨理念，出版了《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1964年弘文堂），後來1979年譯爲中文《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台灣海峽》（1983年東京日中出版），此外在《台灣青年》發表的評論13篇、隨筆62篇；在其他雜

誌發表的文章26篇㉒。

另外爲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運動提供文字資料，編輯了補償要求訴訟資料共五集，最後一份補償請求訴訟資料速報，共六本書，均於1978年至1985年由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出版。

王育德偶爾寫一些文學創作，如1942年曾在《翔風》雜誌刊載過〈七絕四首〉、小說〈過渡期〉。他可以說是多才多藝。

可惜，1985年4月狹心症發作，9日午後6時42分以心肌梗塞逝去。享年62歲。

2. 王育德的重要語言學著作

王育德的著作甚多，光是語言學論文，依《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所附〈著作目錄〉記載計算，著書有3種；學術論文19篇，學會發表論文4篇。加上《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又學術論文漏列〝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1958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13冊），連載於《台灣青年》的〈台灣語講座〉也算是一本未出版的著書（1993年才由黃國彥中譯出版）。合計可以稱爲著書的共5種，學術論文20篇，學會發表論文4篇。這些著作有的極短，有的很長，像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一部大著。我想很少人有機會把他的著作全部讀過。筆者蒐集了他的大部份語言學著作，我想重要的都已讀過了。經比較結果發現，他的小篇論文，其實都包含在他的重要著作裏。他的每一篇重要著作，都可以算是他學術生涯的里程碑，茲就其語言學的重要學術著作，

簡介於下：

2.1 《台灣語常用語彙》

1957年12月6日東京：永和語學社發行。

目次1頁，倉石武四郎序2頁；服部四郎序17頁，自序3頁；英文自序3頁；例言2頁；〈台灣語概說〉54頁（目次1頁）；〈語彙〉凡例1頁，正文344頁；〈索引〉（日台）目次1頁，本文22頁；〈方言差一覽表〉9頁，〈勘誤表〉2頁。空頁不計，合計內文共462頁。

這本書雖掛名永和語學社發行，其實是王育德出售房地產自費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只印300份，印數雖少，銷路卻不佳，，初時向同鄉推銷，後來受到學術界重視，各國圖書館求購不絕。現已絕版，1993年由武陵出版社影印再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九冊。

書前除倉石武四郎的序之外，服部四郎爲本書寫了一篇17頁，相當於一篇論文的長序，後來該文收入服部先生論文集《言語學的方法》（岩波書局，1960）。服部先生爲一名年輕學生（當時王才34歲）的著作寫這麼一篇長序，震驚了日本語言學界。

倉石先生的序非常溫暖，序上說：

「…台灣話是王君的母語，他又在東京大學學得研究語言的方法，一身兼任研究者與發音人，條件實在優厚。…不過，即使是母語，要把它整理成一個體系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僑居於戰後的日本，又要養家，一面和生活的艱難作戰，經年累月地從事於這種毫無報酬的研究，終於完成了這本書。平日看他工作的我，衷心地祝他成功，以報償他的勞苦。」